

石叔誠

《黃河》鋼協背後的故事

昨晚，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中響起壯闊旋律，香港中樂團的音樂會「黃河」正式上演。演出前，被譽為《黃河》鋼協「最傑出和最具權威的演繹」的著名鋼琴家石叔誠，精神奕奕地坐在我們對面，說起他和《黃河》的一段往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香港中樂團提供

「我太太總說，黃河的水都被你吸乾了！」石叔誠坐在咖啡廳的沙發上，笑得頑皮，哪像是七十歲的老爺子。23歲時，還沒畢業的他加入《黃河鋼琴協奏曲》的創作組，1989年時又對該曲進行了修改，到如今，他說彈奏這曲子總歸得有兩百多場，「現在更懂事了。年紀越大，有些事情看得越深，年紀輕的時候關注技術更多些。」

一個人一部曲，相伴了大半生，不是緣分是什麼？而《黃河》鋼協，對我們國家來說又是這麼特別的一首曲子，從文革的歷史歲月走到今天商品經濟的大潮中，背後有着一籬籬的故事，光是版本，多年來就爭議不斷。

版本之爭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江青的指示下，中央樂團成立了創作小組，將洗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改編為鋼琴協奏曲。初時的小組人員有殷承宗、儲望華、杜鳴心、石叔誠與許斐星。後來杜鳴心離開，禮禮洪入組，之後又迎來了曾經參與過《智取威虎山》的作曲家劉莊。整個小組廢寢忘食創作的曲子最後卻沒通過審查，「被江青批判為政治路線錯誤，於是後來經過江青和姚文元他們的指示，加上了《東方紅》和《國際歌》，把第三樂章改名為《黃河憤》，演出畫面上加上毛澤東在延安的照片，演出時也一定要有政治口號式的字幕。」

這個版本，被石叔誠稱為「文革版」。在他的回憶中，文革結束後，這首曲子沉寂了近十年，直到1986年新加坡交響樂團來邀約，《黃河》鋼協才重新奏了起來。後來中央樂團來香港演出，奏的也是這首黃



石叔誠 尉璋攝



河。「這首曲子大家喜歡，國際上也有影響。可是又有四人幫的問題，所以當時經過黨委的研究，決定要修改，回復到當初被批判的那個版本，把加的東西拋棄。但是已經過了十多年了，當初那個原版的樂譜已經找不到了。開會的時候我也說了我的意見，最早的那個版本高潮的時候是《黃河頌》，當時創作的過程中就很苦惱，因為旋律形不成不了樂曲的高潮，效果比《東方紅》差。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去恢復這個，不如我們重新寫來代替《東方紅》。」這個意見獲得了通過，但寫來寫去試了好多次都沒成功。「1989年時，創作組的主力都離開了，殷承宗在美國，我和儲望華在澳大利亞，許斐星和劉莊在美國，那時不像現在，大家根本沒有聯繫。所以當時的黨委書記李德倫就說：石叔誠你來寫



石叔誠 香港中樂團提供

吧！我是創作組中小字輩的，我也頭疼啊，就花一年多的時間寫了一個方案。出來大家覺得還可以，就由中國唱片出了唱片。」

拒絕政治標籤

這個版本的結構和之前版本差不多，只是用第一樂章中的旋律代替了《東方紅》和《國際歌》，演出的反應不錯，「當時去台灣、澳門、美國、馬來西亞……演的都是這個版本。」直到1996年，事情發生了轉折，殷承宗在美國為有《東方紅》在內的《黃河》鋼協註冊了版權，並把石叔誠與許斐星排除在主創之外，隨後引發了報紙上一波關於該曲版權的爭論。對此，石叔誠笑着說：「把我和許斐星省略了，沒事，要省肯定省我們小字輩的。」但他感到遺憾的是，由於版權等各種原因，修改過後的89版《黃河》鋼協到現在也沒有機會出版樂譜，「下一代的鋼琴家，就算想彈另一個版本，都沒有。」

關於修改《黃河》鋼協，石叔誠說自己也曾有過猶

疑。「有《東方紅》的版本我也彈過上百場，很順了。」但多年之後的今天，他坦言自己還是更喜歡89版。「我自從演了沒有《東方紅》的以後，一場《東方紅》的都沒有彈過。雖然演出效果好，觀眾反應很強烈，可以說藝術效果上也不差，很熱情，很有鼓舞性，但是文不對題。我都可以拋開四人幫只從藝術上面來說，沒有這樣寫鋼琴協奏曲的，貼政治標籤。把從藝術上沒有聯繫，從思想上沒有聯繫，從音樂上也沒有聯繫的東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沒有道理。這個問題所有人都同意，但是大家就是喜歡《東方紅》，這也沒辦法。之前我有同學和我說，叔誠，你看，你們改的那個也不錯，但《東方紅》特別熱烈，大家習慣了。我說，我還有一個版本，把《黃河》鋼協的最高潮換到柴可夫斯基的鋼琴曲最高潮上，效果更好！他就不說話了。不是這麼回事呀。看一個作品要有頭腦，而不是哪個聽着來勁就好。」

雖說年紀越大，對有些事情看得越深。石叔誠卻似乎拒絕世故迂迴，胸中一把火，仍燒得噲辣。想聽這個版本的《黃河》鋼協的香港觀眾，今晚還有一場。

清醒看待中國音樂水平

石叔誠1946年生於北京，16歲就舉行了首次鋼琴獨奏會。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後，加入中央樂團成為鋼琴獨奏員。1983年，他獲得獎學金到德國科隆進修指揮，之後樂團來香港演出《黃河》鋼協時，便由他一人同時擔任獨奏和指揮。石叔誠也是最早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藝術家之一，曾兩度獲得文化部的嘉獎，被授予「優秀專家」稱號。被美國傳記研究院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列入《世界名人錄》的他，也是中國內地的第一位「施坦威藝術家」。

彈奏《黃河》鋼協近三十年，他形容這首曲子更像俄羅斯的樂曲風格，「靠近柴可夫斯基的東西多一點，在技巧難度上是很高的。」快人快語的他更指出由於曲子受歡迎，許多彈奏者都想嘗試，但有些人「沒有嚼爛就吞下去」，彈得「丟三落四，連

滾帶爬」。「彈不下來十個音就省掉五個，反正大家聽不出來，就這樣。實際上，很多人對柴可夫斯基、拉赫曼尼諾夫也這麼彈，技巧達不到就混。但是彈貝多芬和莫扎特這麼混大家都聽出來了。但是彈這些，樂隊再一吵，就更聽不出來。」

音樂教育要跟上

近年來，中國多了鋼琴獨奏家在國際上嶄露頭角，李雲迪、郎朗、王羽佳……好像中國的古典音樂水平正不斷飆升。對此，石叔誠持謹慎態度，「如果和國際上來比，中國鋼琴出的一批人應該都能達到一個水平線上。但是整個世界的趨勢，我覺得不是太樂觀。像過去的音樂大師們的一些內涵的東西，現在大家都不重視了。這種不重視是演奏家的問題還是時代的問題？過去我們評論一個藝術家

香港中樂團《黃河》音樂會
時間：7月23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時，會更地去探討他內心的東西，他對作曲所表現的內涵的東西有沒有把握住，現在沒人太關心這個，而是關心他在舞台上表現得怎麼樣。所以這是整個時代的趨勢。還有各種鋼琴比賽，每年那麼多，形成比較膚淺的潮流。從技巧性和完整性來說，現在比過去做得更高，因為比賽的要求更高更難了。但是彈琴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功利，越來越商業化。商業化肯定是影響藝術性的，但能離開商業化嗎？確實離不開，大趨勢就是這樣。總的來說，中國是不錯，但沒有必要得意。中國出了那麼多鋼琴家，但這和音樂水平有多高，那是兩回事。我們要清醒，要多做些音樂普及的工作，中國的音樂教育應該要上去。」



石叔誠 劉雨馨攝

香港神童李仲欣攜手大師耀星海

今年5月11日剛滿十三歲的香港鋼琴神童李仲欣，與於2月20日剛度過七十六歲誕辰的國際著名指揮大師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7月2日晚上攜手登上廣州星海音樂廳的舞台，在雷動的掌聲後，廣州交響樂團在大師的雙手下，奏出了貝多芬第一鋼琴協奏曲首樂章長長的序奏及有力的主題，李仲欣的鋼琴便信心十足地登場……該個「八十九歲」的組合隨即發出有如迷人魔力般的樂音……

採用歐洲傳統擺位

艾森巴赫八年前帶同費城樂團到訪廣州，同樣在星海音樂廳演出，哄動一時。這次再睹大師踏上同一舞台，直走到指揮台上，與八年前相較，儘管已有些老態，但步履穩重，雙目有神，首次和大師合作的廣州交響樂團，在他雙手揮動下奏出韋伯的《魔彈射手》序曲來開場，一層一層推進，直到輝煌壯麗的雄偉尾聲，展現出有如該部歌劇中的「魔彈」一樣，充滿魔力，長約十分鐘的樂章，即時將音樂會的氣氛帶動起來。

大師棒下的廣州交響樂團在星海音樂廳舞台上的「陣式」變了早期歐洲傳統的擺位，一、二小提琴組分置於指揮兩邊，大提琴組改置於第二小提琴組的位置，低音提琴則置於第一小提琴及大提琴之後，也就是說低音提琴聲部改在舞台上的左邊(觀眾角度)，這便和現時慣常在舞台右邊相反，亦和立體聲錄音出現後低音聲部置於右邊的喇叭頻道相反了。此一「恢復舊制」，有點是還回「本真」聲響之意，當晚聽來，確是別有奇效，高低音響的層次感亦由左右分道，變成較為混合相融的整體感。

初生之犢的韌力

序曲之後由李仲欣擔任獨奏的貝多芬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樂隊部分以弦樂五部作為主體，這種改變的效

果便更為明顯。帶同李仲欣登台的艾森巴赫，當年以鋼琴神童的姿態闖進世界樂壇，特別關心年輕一代音樂家的培養承傳，女高音Renee Fleming，和Marisol Montalvo，大提琴家Claudio Bohorquez，和Daniel Muller-Schott，都獲得他刻意的提攜；對具有才華的鋼琴天才，如Tzimon Barto，和郎朗尤為關顧；這個晚上大師對李仲欣同樣照顧有加，但見他將樂隊的音響控制得很舒展，能讓李仲欣全無壓力地盡量發揮了初生之犢的韌力，將長達三十六分鐘的三個樂章，信心十足地，很流暢地奏完，完全擺脫了兩年前演奏莫扎特時仍存有的童稚感覺。

李仲欣當晚可說狀態極佳，首樂章便能奏出很成熟的詩情意境，確是意料之外，多次快速跑句都奏得輕盈利落，不着一點塵埃，與圓號的呼應，更是抒情美妙。次樂章開始的主題旋律便奏得無比美妙動人，鋼琴在他手下發出的力度變化和音色變化，都自然流暢，渾然通透。終章的迴旋曲至為精彩，大量雙手交替演奏的樂句，快速的跑句，精細的顫音效果，和旋律線條的處理，全都能配合着此一樂章青春活潑、歡快愉悅的基調情緒，尾句與樂隊交融的效果尤為美妙，為全曲留下一個讓人懷念且期待的句號——懷念的是曲中難得的清純抒情詩意，期待的是李仲欣下次更上層樓的演出。當晚星海音樂廳內無比熱烈的掌聲中，相信更多的是期待他的重臨呢！

老驥伏櫪的本色

如果說李仲欣上半場為大家帶來抒情的愉悅情懷，那麼下半場大師背譜指揮樂團所奏的孟德爾遜第五交響曲《宗教改革》，帶來的卻是莊嚴有力，充滿誠摯，帶有宗教肅穆氣氛的音樂，讓大家感受得到很不一樣的孟德爾遜。這部交響曲雖然是為馬丁路德改革宗教三百年而寫，曲中還引用了教會中的聖詠曲，亦



指揮大師艾森·巴赫(Eschenbach)領導「廣交」，與李仲欣演奏「貝一」。

帶有宗教上的感情，在大師棒下的處理，讓對西方宗教改革全無認知的愛樂者，同樣感受到年輕的作曲家在音樂中傳達的一種崇高感情。

首樂章大師的指揮手形充滿力感，間中動作還頗大，力度變化幅度亦大，但卻沒有強烈的感覺，莊嚴的宗教性色彩傳達的是一種無比虔誠的感情；次樂章速度變快，指揮手形亦變豐富，剛柔並濟，歡慶活潑的色彩主要由左手豐富變化的手形帶動，持棒的右手則主要控制節奏變化；第三樂章是無比抒情的弦樂短曲，只在末段有長笛的插段，大師以明晰的手形將此樂章處理得很明淨，最後幾下有力的定音鼓聲帶進逐漸消失的尾聲，大師採用迅速進入終章的方法，以求更有力地帶入最後神聖宏大的頌讚高潮，與首樂章的宗教色彩作出呼應。在此樂章中，更見出大師的指揮勁度仍在，他那種在靜態中突然凝定有如電影的短促凝鏡般，隨即掀起強力快速的激動高潮的處理手法，仍不時出現；在高潮時面部表情與口部動作帶動着音樂的特點亦沒有消失，對樂曲處理的用心和細緻更是沒變，老驥伏櫪的本色確是仍在！

廣州交響樂團在艾森巴赫的棒下，不僅反應敏銳，更能奏出很少有的精細雕琢般的聲音，讓孟德爾遜這部較少演出的第五交響曲發揮出富有感染力的莊嚴崇高光彩，正好和上半場李仲欣清純抒情詩意互相輝映，亦讓筆者離開星海音樂廳即時想到的是，李仲欣這位在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課程跟隨黃懿倫教授多年的鋼琴神童，何日才會在香港的音樂舞台上演奏貝多芬呢？

文：周凡夫

城市當代舞蹈團副藝術總監陳德昌因病辭世

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副藝術總監陳德昌(Ringo Chan)於2016年7月19日晚因癌病離世，享年五十六歲。

陳德昌於1980年加入CCDC，成為香港首批專業當代舞者，見證了香港舞蹈從業餘走向專業的歷史進程，亦參與了本土創作從無到有的發展變化。1990年，陳德昌出任CCDC排演監督，並於1997年晉升為舞團副藝術總監，專注於提升演員藝術素養和保證演出質量，以及致力保存舞團作品，同時協助舞團推展本港、內地和海外的專業舞蹈教育工作，曾先後為廣東現代舞團、北京現代舞團、加拿大吳祖培芭蕾舞團、香港演藝學院等重排多個CCDC經典舞碼。

陳德昌亦是香港著名舞蹈攝影家，於八十年代開始從事舞台攝影及錄像創作，並為本港及海外眾多藝團委約拍攝宣傳及舞台劇照。自1983年起多次於香港、澳門、內地及美國舉辦舞蹈攝影個展，並於1998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香港首冊舞蹈專題攝影集《動靜之間》，其攝影作品更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收藏。他於2006年獲香港舞蹈聯盟邀請攝製錄像製作《舞緣·舞故》以記錄及推廣本地舞蹈發展。

除此之外，陳德昌曾出任香港舞蹈聯盟理事會副主席及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顧問，並於1999年獲香港舞蹈聯盟頒發「舞蹈家年獎」及2006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



陳德昌(Ringo Chan)